

离群索居的日常与诗

杨云邕 | 图虫网 | 2016

苏杰浩的新作《瓦莱：日常图景》（Valais: The Daily Views）和他此前的两组作品Borderland和Summer's Almost Gone尽管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从内在深层角度来说，都是通过艺术家本人的个体经验及情感体验来使得自身的情感回归到一种诗意的灵氛中。在与他的交谈中，这种诗意始终相随。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在艺术家精准的记忆和描述中，呈现出与其照片交相呼应的画面感。

Y: 杨云邕 | S: 苏杰浩)

Y: 《瓦莱：日常图景》皆取材于你在瑞士三个月驻地期间的日常生活，能否简单勾勒一下你在驻地某一天的日常生活？作为“外来者”，你是如何迅速融入到一种陌生环境的“日常图景”之中的？

S: 作为一个外来者，迅速地融入到一种陌生环境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我应该是比较缓慢的，虽说一直都在工作，然而直到离开瑞士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才逐渐变得明晰和稍微完整起来。

三月初的时候我到达瑞士，从日内瓦搭乘火车出发，离开湖区进入山区，火车渐渐爬升，路过许多小站和隧道，沿途大雪覆盖，像极了川端康成在雪国中的开篇：“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在火车站下车之后，搭乘缆车上山，从缆车上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以及大片的森林，我住的房子离缆车站只有数百米，对面就是邮局和村里唯一的一家小超市，工作室是一座传统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小木屋，也是在数百米的范围之内，窗口望出去便是村里的教堂，每天都会听到报时的钟声。

我驻地的地方在瓦莱州的贝尔瓦莱德（Bellwald），是位于阿尔卑斯山区海拔1600米的一个小村庄，山顶上有一个滑雪场，一年中除了滑雪季节之外常住人口只有数百人。我在这边的工作方式有点接近田野调查的方法，探访了许多的地方，从一开始的河流、森林、牧场、雪山、水库、发电站、村落、房车营地，到后来的学校、列车工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市政厅、音乐厅、剧院、动物园、瀑布、温泉浴场、度假酒店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地融入这种日常环境里面。

除了外出有会面或是拍摄安排的日子，有时我会在村里散步，买菜做饭，听收音机的音乐频道，在阳台看山，偶尔玩玩游戏，看一点书，有时去森林里徒步，参加过村里的复活节音乐会。因为海拔较高，山上的积雪等到四月下旬才开始消融，到了五月中旬下了最后一场大雪，记得那天在上山的缆车里遇到一位当地的女士，她对我抱怨五月下雪的天气，说一点都不喜欢这漫长的冬季，我觉得很有趣，大概因为自己在南方长大，下雪无疑是新鲜并且令人高兴的。

Y: 日常、个体、情感、记忆，这些词汇已然让你的照片具备了强烈的个性。可否介绍一下这种“个性”在本次作品中是如何被延续的？

S: 可能之前的照片中的日常性是我所选择的，因为中国相当广大，内容也十分丰富。然而在瓦莱驻地期间，更像是日常选择了我，在山上的生活非常的简单，整个环境给我最深的印象大概就是寂静了。

峡谷里的风声，雪山空气清冽的味道，灿烂的阳光，人烟稀少，在某些地方跟云南中甸、或是青海西藏特别相似，格外的安静和空旷，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这次驻地也是我过往经历中为数不多的一次可以有机会在一段时间内体验和感受生活以及自然变化的过程。除了自然的变化，日常中的一切都非常有规律，一切都按照计划来进行：非常精确的缆车、列车、巴士，提前好长时间安排的日程，基本没有意外或是计划外的事情发生。在这种平静、平淡甚至有点乏味的生活背后，有一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大概是从过去延续到当下的文化、传统，或是一种集体意识，包括人与土地、故乡、自然的关系，对生活的态度，价值观等等。自然、文化、历史，相互交织在一起，潜移默化，被人们塑造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人们。

Y: 尽管与你此前的两个系列在依循个人经验和感受的基础上进行拍摄的方式上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瓦莱：日常图景》在呈现的手法上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如加入了电子邮件的部分。能否谈谈电子邮件及邮件中的文本在这次创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为何会选择文本与图像并置的方式？

S: 在瑞士驻地期间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陌生的环境，有许多信息都是通过和基金会的项目主管 Sarah 的邮件通信来获取，然后我会作出个人的判断和选择，再沿着自己的方向和兴趣往前推进。这些文本一方面作为整个驻地项目的过程的纪录，类似于图文日记。书信格式以及收信人的缺席可能提供给观者一种亲密的心理感受（比如共情或者代入感）。另一方面，在书信的基础上叠加若干相关的照片和图像，我试图在文本的意象和图像的文学性之间建立一个开放性的连接，并且从日常事务之中唤起一种诗意，同时也回应了作品中的日常性。

整个展览中有若干组这样的对话概念，包括从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中摘录的部分文字。里尔克的文字作为一个隐藏的、历史性的，文化的影响；Sarah 的信作为一个显性的、当下的，日常的线索，伴随着时间的推进、演变、发展，在一个共同的地方（里尔克晚年安居并安葬于瓦莱）有着若几组越过时间限制的对话，并且涉及了在不同文化、语言、背景之间的转译和影响，最后我的影像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这种对话和影响之下的回应。

Y: 诗人里尔克在你的新作中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诗作与思想是如何具体影响了此次创作的？

S: 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的那本《给青年诗人的信》，里面谈论到他关于创作的思考，诗歌本身，以及人生中的若干问题的看法，在早些年的时候也给了我一些影响和启发。但是进一步更直接的影响还是在我到了瓦莱之后，三月初我和 SMArt 项目成员第一次见面就拍摄项目和计划进行讨论。在回程的火车上我临时起意中途下车，探访了里尔克在拉龙教堂边上的墓地。像是慕名而来的读者一样，我并没有带着任何的任务或想法要完成。我在拉龙火车站下了车，从站台上便远远地望见了半山上的古教堂，从楼梯下去，右转，走过几十米的隧道，沿路经过河流、树林、栅栏、学校、社区、民居，这是位于山谷里面的一处平原。我在那边逗留了一个下午，随后回想起来里尔克在去世前不久给他一位朋友和赞助人写的信，说他愿意被埋葬在拉龙教堂边上俯瞰着山谷的墓园里，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山谷里的风和阳光。我确实也在那天下午的路上感受到了某种很特别的东西，也许只是因为第一次出行，一切都是崭新的，在日光之下格外的明亮。所以我想，比起拍摄关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主题，我更愿意从个人的直觉和感受出发，透过自然和生活化的场景、文化性的空间、若干历史记忆等几种不同而又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层面，去探索这种日常景象背后的吸引我的东西。